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七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四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

檀弓上

檀弓魯人因篇首有檀弓免焉句故舉以名篇劉氏彛曰此篇首稱子游及篇内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

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此記聖人嚴適庶之辨也公儀氏仲子字魯同姓也袒免五世之服若朋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為之免子服氏伯子字分莫嚴於倫序事莫大於繼嗣此適庶之辨所以為天地之常經而不可紊也禮適子

死立適孫仲子舍其孫而立庶子非禮也故檀弓免焉以弔服非所服以譏其立非所立而為怪之之辭焉此時未小斂主人猶在西階下弔既畢因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是遵何禮與伯子欲為仲子諱乃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矣微子嘗舍其孫腯而立衍矣是舍孫立子古人有行之者夫仲子亦猶是也子游以問於孔子孔子曰否立孫禮之

正也禮適子可以宗父庶子不得禰父適孫可以宗祖支子之孫不得為其祖之宗適適相承所以傳重尊正統也是故聖人一言而千古之大經定焉矣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此言事親事君事師之禮也左右即是方就養親就而奉養之也致喪哀毀之至也方喪比方於親也子

事親臣事君弟子事師人生之大分也事親者有隱無犯惟務幾諫而不至於徑情其左右之就養也無方有隨所在而竭其力者死則致喪三年哀戚必稱其服也事君者有犯無隱惟務直言而不至於曲徇其左右之就養也有方有專所處而盡其瘁者死則方喪三年哀戚無異乎親也事師者無犯無隱承教出以從容而問難不妨詳盡其左右之就養也無方有常相從而殫其勞者死則心喪三年雖不立服而

哀戚無異乎君親也案民生於三而事之則一生我者親也主乎仁治我者君也主乎義成我者師也又兼乎仁與義焉故所以喪之者莫不斷以三年蓋以是為加隆而人紀之所由立也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此記季武子所行之過且言其文過也武子魯公子

季友之曾孫季孫宿也寢以安生墓以藏死此豈可竝域而居者乃武子平人之冢墓以為宅而杜氏之葬實在西階之下不得已請合葬焉武子許之杜氏入宮宜哭也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之禮非古也自周公以來始有之迄於今未之有改也夫事有細大之不同今之合葬是既許其大者矣而顧不許其哭之細亦獨何與於是命之哭案季氏專魯久矣以冢上而為築室之所忍孰甚焉武子不知成寢之非宜

而轉謂合葬之非古其飾非而害義也甚矣鄭氏顧以不奪人之恩善之豈其然乎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此言聖門不喪出母之事也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

之子名白子上其字也子之先君子謂伯魚也汚殺也子上之母乃子思出妻既死而子上不爲之服門人問於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曾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則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意也子思曰是安可以一概論哉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故於道所當隆者即從而隆之道所當殺者即從而殺之而我則安能但爲伋也妻則白也當爲母服今既不爲伋也妻則白也不當服矣是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

思始也案儀禮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賈氏公彥曰此謂母犯七出去夫氏或適他族或之本家子從而為服者也傳曰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鄭注以孔氏不喪出母為記禮所由廢孔疏謂父在為出母宜加隆厚為之著服父卒子為父後不敢私為出母服是禮當減殺然則子思在而子上不喪出母為非禮也夫喪服者禮之大經子思不應異於孔子蓋出妻有適他族者有反在父室者在

父室者義絶於夫而恩繫於子故為之期且杖適他族者則無服已自絶於其子也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子上之母出而適他族者也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言其異於先君子者也出妻而再嫁則夫不得以妻名之子亦不得以母名之矣服於何起乎先儒以此為子思之失禮殆未深考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此言喪拜之次序也拜者交手伏地以敬賓也稽顙者叩頭觸地以哀親也頹卑順之貌頎痛切之意注謂拜而后稽顙殷之喪拜也稽顙而后拜周之喪拜也孔子曰居喪之禮敬與哀而已然敬因人施哀由已盡有拜而后稽顙者必加敬於賓始盡哀於已是得行禮之序蓋頹乎其順也有稽顙而后拜者哀常在於親敬暫施於人是極自盡之道蓋頎乎其至也夫三年之喪哀痛迫切為人子之所不能自已故吾

從其至者案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孔子曰答之如此考士喪禮皆云拜稽顙可見先稽顙而后拜非周之達禮也聖人從之蓋即與其易也寧戚之意夫曰三年之喪固有非三年者矣父在為母父主之子無所用拜唯父母不在為妻亦稽顙則從其順者與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

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
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此言古者不脩墓之事也孔子父墓在防山既奉母
喪以合葬而曰吾聞古者但有塋域之制而未嘗聚
土為墳今某也周流四方居無定止乃東西南北之
人而不可以弗識也於是為壟以封之崇四尺葬畢
孔子先反脩虞事門人後雨甚墓崩脩築而後至子
曰爾來何遲也曰墓崩加治故遲孔子不應乃三言

之孔子泫然出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爲始封必慎也脩則不爲慎矣案是時孔子年十七門人之有無

橫渠張子嘗疑之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此記聖人師誼之篤也子路遭孔悝之難死之孔子哭之於中庭時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拜之者爲之主而視猶子也既哭進使者而問以受禍之故使者

曰醯之矣夫子聞言遂命覆醢痛其似而不忍食菹不忍見也吳氏澄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之内陸氏謂師友之間是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此言處朋友死後之禮也宿草謂陳根也曾子曰朋友之喪其哭泣之節當以何時而已哉大約生物之變不過一期如朋友之墓而有宿草則哀情漸淡而不哭焉禮如是止也案師猶父也故心喪必至於三

年以兄弟視朋友則期其可矣若過期而哭是朋友轉踰於兄弟禮不能以無譏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此言人子慎終追遠之道也誠謂於已心無所歉信謂於死者無所欺子思曰人子不幸而遘父母之變

其初喪也三日而殯附於身者如襲斂衣衾之具必誠必信勿使稍有未慎以滋後悔焉可矣其既殯也約三月而葬附於棺者如明器用器之屬必誠必信勿使稍有不至以致追悔焉可矣至於服親之喪斷以三年為極而孝子則事亡如存有永懷而不忍忘者故君子恒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忌日不樂所謂終其身者是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

為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此記孔子合葬其母之事也愼讀如字孔子生三歲而孤母未告以其父所葬之墓母既没因殯於五父之衢以其在衢故殯加周密有如葬然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實是殯之周密也時有郰曼父之母知孔子之父墓在於防孔子問而得之然後得以母之殯合葬焉案陳氏澔云顔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

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者自馬遷為野合之誣謂顔氏諱而不告鄭氏因之遂以滋後世之惑聖人人倫之至其不然審矣蓋此說乃生於戰國䰟之臣李由託於孔子少孤不知其父而因以自解有子順者曾為造謗誣聖之讖事詳孔叢豈馬遷承其說而記者亦謬錄之與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此言喪殯及冠之禮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鄰有喪

則舂不相里有殯則巷不歌與之同憂而變其節也至冠之有纓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緌若喪服斬齊冠以繩為纓齊衰以下冠以布為纓結於頷下則無所垂之餘而去其飾也案吉凶異道禮順人情舂不相巷不歌者不以吉干凶冠不緌者不以凶即吉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此言棺椁之制而其用有差等也塈者火之餘燼治土為甎而四周於棺之坎故謂之塈周牆謂柳衣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牆垣之障家故謂之牆翣如扇之狀有畫為黼者黻者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以為等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而已有虞氏始造為瓦棺夏后氏於瓦棺之外治土為甎而環砌其棺謂之塈周殷人始用木而以棺代瓦棺以椁代塈周周人又加飾棺之具四周有牆而於牆之

外置翣制之以時而異者如此若夫用之則以殷人之棺椁葬年十六至十九之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年十二至十五之中殤及年八歲至十一之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七歲以下無服之殤周人雖相兼為用而其以年而異者又如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此記三代所尚之色也大事謂喪事驪黑色翰白色騵赤馬而黑鬣尾也三代之興所尚不同夏后氏尚黑喪斂用昏黑之時戎事則乘黑色之馬祭牲之色如之殷人尚白喪斂用日中色白之時戎事則乘白色之馬祭牲之色如之周人尚赤喪斂用日出色赤之時戎事則乘赤色之馬祭牲之色如之案正朔服色代不相襲所謂可得與民變易者若夫五德相勝之說儒者弗道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此言喪禮之有本末也穆公魯哀公曾孫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幕所以覆棺者縿縑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居喪之禮當如何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無論有聲之哭無聲之泣其為哀之發於心一也無論為母而齊為父而斬其為服之稱乎情

一也無論厚為饘稀為粥朝夕止一溢米而食非所以為食也此則自天子達而存乎自致若夫幕帟之飾衛則以布魯則以縿亦仍其故俗焉可矣案鄭氏云衛諸侯禮魯天子禮方氏云衛殷禮魯周禮皆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盖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

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此記人子順親之事也晉獻公莊公子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之女也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蓋當作盍狐突申生傅舅犯之父也伯氏狐突別氏謚法

敬順事上曰恭晉獻公時申生之母齊姜早卒驪姬欲立己子奚齊而譖申生公惑焉將殺之重耳曰子之不得於君者以姬譖也何不明言其意於君乎申生曰君非姬寢不安食不飽如我言之而君怒之是以我之故而使君有不樂也不可曰何不去而他之乎申生曰不可謂我欲弒父是惡名也被此名以出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將安之使人辭於狐突曰向者東山之役伯氏令我出奔申生不從伯氏之言

以有今日申生之罪也何敢愛死雖然死非所惜也而吾於此猶有憂焉君老子又少國家多危難所賴以匡扶者伯氏也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一旦出而圖吾君則國家之事尚可為申生受伯氏之賜甘心死矣於是再拜稽首自經而卒申生之事親如此可謂恭矣是以為恭世子也案古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固君子之所矜重也而議者猶以為陷親於不義則亦過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此記祥歌同日者之事而見變禮之未盡善也祥者去凶從吉之義魯有人焉居親之喪至於大祥朝祭而莫即歌子路從而笑之夫子曰由爾之責人終無已時夫自世道陵遲鮮循三年之喪者而若人行之計其日月亦已久矣夫是言也固子之不責人以備

禮也而又於子路之出而正言之曰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耳今魯人已祥矣祥之去禫幾何時哉更踰月而歌則其善也案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祥遠於凶而猶未全乎為吉聖人之寛於論庸人而謹於守禮也如此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此言誄士之失也縣卜皆氏也隊隊車也佐車副車也魯莊公十年與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為御卜國為右馬驚失列而敗公隊車佐車授之以綏乃登公曰今日之事由於用非其人末之卜也縣賁父曰我之從君於疆場有年矣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赴闘而死及圉人浴馬乃見流矢中馬股間之肉公曰非御者之罪也因舉其赴敵之功而誄之

記曰士之有誄自此始禮失所由來矣案鄭注末之
猶微哉言卜國無勇也古未有以姓呼臣者未無也
古者御右皆卜公蓋悔其未卜也又經言賁父死耳
鄭兼指二人亦未是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
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
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

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此記曾子守禮而終之事也簀簟也華畫飾之美好睆節目之平瑩瞿然驚貌革急也變動也曾子寢疾而亟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有童子隅坐而執燭見曾子所卧之簀而曰光華而睆好此

其大夫之簀與子春止勿言曾子聞之如有所驚者
而曰呼不言而嘘歎也童子再言之曾子曰子之言
誠然斯則魯季孫之賜也今我未之能易元起易之
曾元曰夫子病巳急矣未可遽動幸至於旦焉請敬
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乃不如童子童子欲以德成
我是君子之愛也爾以姑息待我是細人之愛也吾
更何求哉唯得其正易此而斃焉足矣於是舉扶而
易之反於所臥之席未及安而曾子沒案程子云人

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蓋人有身即當有以誠其身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曾子之易簀與論語所記啓手啓足之語所謂死而後已者非與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此言人子居喪之容節也充充心形充屈也瞿瞿眼

日速瞻之貌練小祥祥大祥也人子於親之始死哀戚之至心志瞀亂袒踊無數若急行道極無所復去充充然其有窮也既殯則聲容漸隔如有失焉瞿瞿乎瞻視之靡常欲髣髴之而不可得也既葬則親歸於土無所依託雖盡虞祔之禮未知來格與否皇皇焉如有望而弗至也至於練則溯始喪之時有慨然歎日月之若馳者至於大祥則際終喪之會有廓乎覺情意之不舒者蓋孑遭大故其深悲至痛與時罔

極而不自知其所以然故鄭氏以為皆憂悼在心之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此言兩國之變禮始於窮兵也邾人呼邾聲為婁故謂邾婁復招也升陘魯地婦人以纚韜髮有喪則去纚而露紒謂之髽臺鮐春秋傳作狐鮐魯與邾接壤而相爭以兵邾婁之以矢復也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魯婦人之髽而相弔也蓋自敗於臺鮐始也夫矢本以為射而非以為復髽本以為喪而非以為弔以矢以髽皆由於戰死者多耳記者溯變禮所由亦以見殘民之禍欲好戰者重以為戒也

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此言婦人為舅姑喪服之宜也南宫縚孟僖子之子南宫閲也姑謂夫之母笄簪也從從髙貌扈扈廣貌

束髮曰總南宮縚之妻夫子兄之子也有姑之喪夫子教之曰禮姑之喪婦服期期之髽稍輕然有不可太高與太廣者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齊衰不杖期當以榛木為笄其長一尺以布加於髽上束其本末而垂其餘於後凡八寸此服髽與笄總之法也宗禮為舅姑髽之高廣視斬衰而差吉笄尺二寸喪則殺二寸故長尺也斬衰總垂六寸齊則餘二寸故長八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此言獻子除喪之過乎人也禫祭名縣而不樂者大夫判縣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或曰比及也禮禫而樂作吉祭而復寢孟獻子當既禫之日樂可作矣而不作御可入矣而不入行人之所不能行故夫子稱之曰獻子喪已外除而餘哀未忘以常情言之殆加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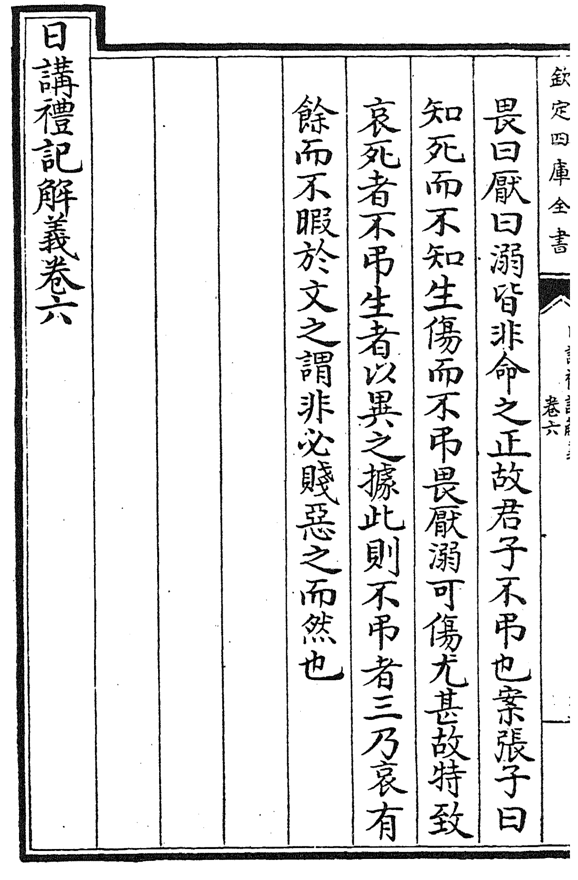
人一等矣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以節制也獻子過於厚而聖人多之蓋以哀有餘者宜如是耳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此類記孔子及有子除喪之事以明其異也組之文五采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未忘乎哀也自是而十日則意漸舒故音曲調而笙歌成焉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絲與組皆服之吉者也乃有子

方祥即以縓為屨之飾以組為冠之纓變之為已速矣孔疏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案有若似聖人宜不至失禮若是蓋疑辭記者或得於傳聞與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此論非禮而死者不合弔哭之事也畏謂畏懼不知所出而死者厭謂止危險之下被壓而死者溺謂不乘橋船入水而死者人之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守其身也世之不得其死者有三曰



畏曰厭曰溺皆非命之正故君子不弔也案張子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據此則不弔者三乃哀有餘而不暇於文之謂非必賤惡之而然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六

日講禮記解義卷七

檀弓上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此言喪服之不可過制也子路有姊之喪大功已逾期矣當除而猶弗除也夫子問曰何弗除也子路曰

由也生而子立鮮少兄弟惟此姊也不幸而有喪若遽除之心實有不忍也夫子曰先王制禮雖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而不敢違也豈獨子之於姊哉子路聞之遂除其服案禮者立中制節不傷乎厚不鄰於薄惟其至當而已子於子路之過情者裁而正焉其即先王制禮之微意也與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此言君子之重本也齊曰營丘大公始封於齊而留為大師死葬於周陪文武之墓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皆反歸於周以從大公之兆言五世者五世之後親盡則葬於齊也君子曰先王之制禮樂也彰德報情其道大備蓋樂生敦本禮樂之道生樂於此豈死而倍之哉古之人有言曰狐微獸耳於窟藏之地死必正其首以向之是亦其仁也物且有然况於仁人孝子乎案營丘去周二千餘里五世反葬之說

於禮於事皆不可行古有族葬矣未聞遠渉於數千里之外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此言子為出母過哀之事也伯魚之出母死既踰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為是哭者門人對曰鯉也夫子曰嘻人之哭出於哀哀而不知節則甚矣伯魚聞之遂除其服而不哭案禮父没為母齊衰三年父

在期而禫為出母父在期而不禫父没為父後者無服令伯魚父在出母没而過期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此言虞周葬禮之異也古者葬於中野未嘗有同穴之制舜南巡而崩遂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嘗有言曰祔合之禮蓋自周公後世因之弗改也

案尚書孟子皆謂舜妻堯二女未聞三妃也說者謂
娥皇女英之外又有癸比鄭氏以昏義天子三夫人
之說證之恐未可信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此言曾子初喪之事也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為
垼於西牆下新盆槃瓶造於西階下乃浴於適室曾
子之喪浴於爨室是禮之變也或曰此蓋不為垼故
浴水自爨來耳若遷尸於爨室而浴之恐無此理鄭

注謂曾元見曾子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殆非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此言遭喪廢業之禮也古謂習樂者為業誦者口所習也喪主乎哀居大功之喪理宜廢業或曰大功之於樂章口誦可也案朱子云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業謂簨虡上一片板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此謂廢業而可誦者蓋專為大功言之若大功以上

不但廢業誦亦不可矣大功以下不但誦可業亦不廢矣

子張病名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此言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也子張病名其子申祥而語之曰自古有生必有死惟君子行合乎道無忝所生故謂之終成就之義也若小人善無可述與物同腐則謂之死澌滅之名也吾今日者持身其庶

幾矣乎案終以道言則人而無愧於天者也死以形言則人而無異於物者也子張所以語其子者與曾子名門弟子之意畧同則其終身能服膺乎聖人之教從可見矣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此論始死奠之所用也閣所以度置飲食者曾子曰人之始死也奠所不容已其即用閣上所餘脯醢以為奠也與案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

尸東正當死者之肩冀其有所憑依也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必用閣之餘物於初死之道為宜焉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此言無服為位之事也位哭泣之位委巷猶陋巷也言思子游子申祥妻之昆弟也曾子曰哭小功之喪必須為位其有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人無所見聞

而為此禮非古也若子思之哭嫂也則為位於時子思之婦與子思之嫂娣姒也有小功之服故婦人先踊子思則後隨之而不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若妻之兄弟外喪也外喪而無服宜不得為哭位之主乃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如子思然則非禮矣案張子曰小功情疏疏則容為位而後哭情重者始聞喪而哭不暇為位哀甚也叔嫂雖無服而亦為位者焉氏睎孟曰無服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為位所以篤

兄弟內喪之親也哭妻之昆弟當以子為主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此言古今之冠制也古謂殷以上今周也縮直衡横也喪制代不相襲冠其一矣殷之時尚存簡樸吉冠與喪冠皆前後一一直縫之從其質也周尚乎文吉冠則稍加人力而衡縫之惟喪冠猶是殷冠世因謂古之喪冠亦與吉冠反不知但是周世如此而非古

也案冠用布幅順經為辟積則少而質縮縫是也順緯為辟積則多而文衡縫是也喪冠之反吉起於周而或疑為古人之制故記禮者不可以無辨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此言執親喪者貴合乎禮之中也曾子嘗謂子思曰

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至於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中而已矣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跂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毁不滅性蓋中制也伋之所聞者如此案親恩罔極而子之孝思亦無窮故有適中之禮以為節服衰止於三年哭泣止於三月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曾子過乎哀誠非他人所能及然以言乎禮之中制使過與不至焉者無不可從則子思所

稱固當不易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此據小功不稅之禮而疑於薄也稅者日月已過始聞訃而追為之服也曾子曰小功之喪所以服其再從兄弟若以服輕而不稅然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是終無服也其可乎案禮大功以上則稅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此言小功不稅者正服小功也兄弟之恩止於小功而曾子疑其不稅乃

過乎厚者然記謂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袒免哭之成踊據此則不必稅而稅焉蓋亦禮之所不禁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此言代弔之非禮也攝代也帛五匹為束四丈為匹四馬為乘伯高之喪冉子見孔子賻賵之使未至而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曰伯高之弔禮也但禮以

忠信為本若備物而代行之則無所為中心之誠矣不亦異哉求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而已案禮有本有文本之不存文將焉附冉子為孔子而輕財轉不免於重視其財宜乎不為聖人所取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

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此言哭拜之事而見禮義之詳審也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是喪也吾惡乎哭諸惟兄弟者祖父之遺體哭諸廟父之友與父同志哭諸廟門外師為成我者哭諸寢朋友輔我者哭諸寢門外所知知我者哭諸野今哭伯高於野而比於所知則太疏於寢而比於師友則太重吾憶伯高之來也由賜而見吾將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又誨之拜曰為爾哭

而來知生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拜之為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死者傷而不弔爾非正主則勿拜也案禮生於人情之所安而可以義起權於疏戚重輕之際凡以稱乎情而已是故哭諸賜氏義也教子貢之拜不拜禮也禮義竝得即子於伯高情亦無不至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此論居喪有疾飲食之事也滋旨也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曾子曰人子居父母之喪不茹葷不飲酒禮也然當其有疾或恐傷生則食肉飲酒又必加以草木之滋焉記者以為薑薑桂之謂也案居親喪者至中月而禫然後先飲醴酒食乾肉曾子之言特為有疾者權之恐其不勝喪而比於不孝疾已復初可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

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此言子夏過厚於子之事而見朋友相勗之正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也子夏喪其子

以哭甚而喪其明曾子往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有喪明者禮則哭之於是曾子哭子夏亦哭且曰天乎予固無罪曾不知何以至此也曾子聞而怒曰商女何云無罪也吾與女同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女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同於夫子者由女不推尊夫子之故爾罪一也昔喪爾親所以自致於親者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今喪爾子遂致喪爾明爾罪三也尚何得自云無罪與子夏乃投杖而拜

曰微子言幾不自知吾無所辭過矣吾無所辭過矣吾離朋友之羣而散處也亦已久矣案朋友之交不以情而以義若曾子之責善子夏之引過皆古義也論交者可以知所法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此言君子之居處當合乎禮也內謂正寢之中外謂

中門之外大故喪憂也君子之動靜有常出入有度若晝居於内則似有疾矣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則似有喪矣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與疾不晝夜居於内亦有常也案晝主動夜主靜惟居喪則廬於中門外雖夜亦不入致齊寢疾則處於窔奥及房闥之内雖晝亦不出君子動靜惟時是之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

難

此言居喪過禮之事也高子皋名柴孔子弟子哭不成聲曰泣血即淚也由痛出故曰血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蓋有人所不能及者悲無聲而出涕一如血之出如是者三年未嘗笑而見齒君子以為難洵然矣案子皋之居喪所謂賢者過之哀至於久而不衰是以難能而可貴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

勤

此言衰制而并及服衰之禮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衰服所以表哀長短之制精麤之宜隨輕重而為之欲其稱也若衰不當物等於無衰與其亂禮而疑後世寧并衰去之而禮制猶或可存耳至於服衰者抑又有禮焉齊衰不以邊坐以坐宜專席也大功不以服勤嫌於務他事而忘哀也

案所云不當物寧無衰者非果謂衰可廢乃以深明

不當物之不可也言齊衰則斬衰可知言大功則齊衰可知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此記聖人行禮稱情之事也孔子過衛適遇舊館舍之主人有喪入而哭之哀既出命子貢說驂馬以賻

之子貢曰賜侍夫子久於凡門人之喪未見有說驂以助者今說驂以與舊館人毋乃太厚乎夫子曰予向者於主人之喪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今若不賻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也小子其如吾意而行之案禮之行於天下有其情焉有其物焉物至而情不至無為貴物矣若情至而物不至又無為貴情矣是以聖人之出涕也厚於情其說驂也厚於物外內相稱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此言喪禮以哀戚為本也孔子之在衛也適有孝子送其親之葬者而夫子觀之歎曰善哉為喪乎可以為事親者法矣小子其謹識之子貢曰既殯而葬常道也夫子何獨善爾也曰女不見其往與反乎當其

往也親柩在前而號呼以從與嬰兒之甫離懷抱而追求迫切者無異則如慕焉及其反也親體在外而奉神以還未知神之來否而徬徨不進則如疑焉此其所以善也子貢曰日中而虞者將以安親之神與其遲疑於中道曷若急反而行虞祭之禮乎夫子申言曰小子其謹識之毋易我言我未之能此也案孝道之大莫過於送死慕則從親於途而惟恐不及疑則痛親在野而如不欲還皆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

也子貢謂如疑則反遲有不若速反而虞者是知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此言孔子受祥肉之禮也顏淵之喪祥祭畢饋肉於孔子孔子出而受之既入彈琴而后食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案此與子哭之慟同一意理程子疑非聖人舉動過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

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此言有喪拱手之事也孔子嘗與門人立乂手而以右手加於上二三子見而傚之亦皆尚右孔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嗜學也我之從右以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其何居乎於是二三子皆反而尚左案左陽也右陰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孔子於手容之細功服之輕而動必合禮如此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揺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

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没

此記聖人知命之學也負手曳杖反手却後而曳其杖也消揺寛縱自適之貌阼階主位西階賔位兩楹賔主相夾之地孔子蚤起反手曳其杖消揺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朽壞乎哲人其萎謝乎歌畢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異哉歌也泰山而頽吾將安所仰賴也梁木而壞哲人而萎吾將安所依放也度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吾聞三代之禮制不同故殯饋之所亦異夏后

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以為主也殷人殯於兩楹則
夾於賓階主階之間也周人殯於西階則猶在西以
為賓也而某也殷之後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兩楹之
間而見饋食之事是以殷人享殷禮也夫明王不興
時不我與天下其孰能尊予之道者以夢驗之予殆
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案鉏商以獲麟告孔子曰
吾道窮矣至是因夢而歌自知將化蓋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死生之說聖人何容心焉至所謂坐奠於兩

楹之間者從後而言之則萬世王祀與天無極殆其

應與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

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此言孔門弟子為師之喪制也孔子之喪門人相與

議所服疑而未有決也子貢曰師弟之恩猶父子也

昔夫子嘗行之矣顏淵死哭之慟若喪子而無服其

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尊之如父報以三年但不

為衰弔服加麻禮也案師友皆弔服而加麻謂服緦之絰帶以麻為之既葬則除非五服之正服也孔子以子之喪處其弟門人即以父之喪處其師恩義之重非心喪三年蓋有不足為報者其不為服則亦裁之以禮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此記孔門送葬之禮也牆柳衣翣棺飾披持棺者崇

崇牙也綢韜也練素錦也旐以緇布為之廣終幅長八尺喪葬之制自夏殷以至於周而禮大備如孔子之喪則公西赤為之志焉以柳車錦褚為覆棺之飾而其外為邊障如牆車邊置木翣為障又設披使左右維持以防傾覆此皆周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旗物之屬刻繒為崇牙則殷制也又纏竿以素錦而於竿首設旐則夏制也案此記者推其制所自出故鄭氏云兼用三王謂用三王時所制之禮也為志蓋志

古典禮考核精當以施於今非章識之謂也說者以為孔子有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豈知所以尊聖人者哉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此記孔子弟子送葬之事也褚覆棺之物蟻結畫蚍蜉之形於褚之四角也子張之喪其門人有公明儀者為之志焉葬禮大夫以上用幄子張士也用褚幕

覆棺而以丹質之布為之復畫往來交結如蟻狀垂於幕之四角以為飾蓋殷之士禮如此案記有云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則喪禮從殷固孔門之所尚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

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此言親疏報仇之法也子夏問於孔子曰人子居父母之仇當何如夫子曰恩莫重於父子義莫大於復仇必寢苫而常以喪禮自處枕干而常以兵器自隨不暇仕而事人其心直不顧與仇者共生於天下如遇諸市朝兵在於身不待反求而鬬市朝且然他可知矣再問曰設有昆弟之仇將何以處之曰所仕之國弗與仇者同朝若奉君命而出遇之而不鬬以兄

弟之恩稍殺於父母故也又問曰設有從父昆弟之仇何以處之曰不為首雖若親子弟有能自報之則執兵以陪其後而為之助以恩又殺故也案朝在公門之内閽人掌其禁兵器不得入中門惟大詢衆庶在外朝則得入又凡野外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不必是矛戟佩刀以上皆是曲禮謂兄弟之仇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鬬者専以仕而為君出使者言耳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此言弔服有師友之別也絰謂緦麻之絰一股而環也羣謂友也師友以道合其服皆弔服加麻孔子之喪二三子出外而不免絰者所以隆師也若羣弟子之相為服居則加絰出則否以別於師也或曰羣亦為孔子蓋門人之疏而恩淺者

易墓非古也

此言治墓之事而引古以明之也易謂芟治草木古

謂殷以前也葬者藏也形體消化合歸於土於是乎
有墓無事崇高無爲封樹乃古之制若墓而時易之
則非古也案禮不墳不脩爲骨肉已歸於土而魂氣
則栖於廟廟重墓輕也然親骸所歸豈其葬則忘之
後世重墓雖非古制固得禮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此言喪祭主於哀敬也子路曰吾嘗聞之夫子矣禮以喪祭為大喪祭以哀敬為本人子之居喪與其哀戚之不足徒制其明器厚其衣衾而禮有餘也固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為愈也人子之致祭與其恭敬之不足徒陳其俎豆潔其牲牢而禮有餘也固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之為愈也案禮有本有文哀敬從乎心其本也禮從乎物其文也二者以相稱為善然或無其財而禮有不足則哀敬固無不可自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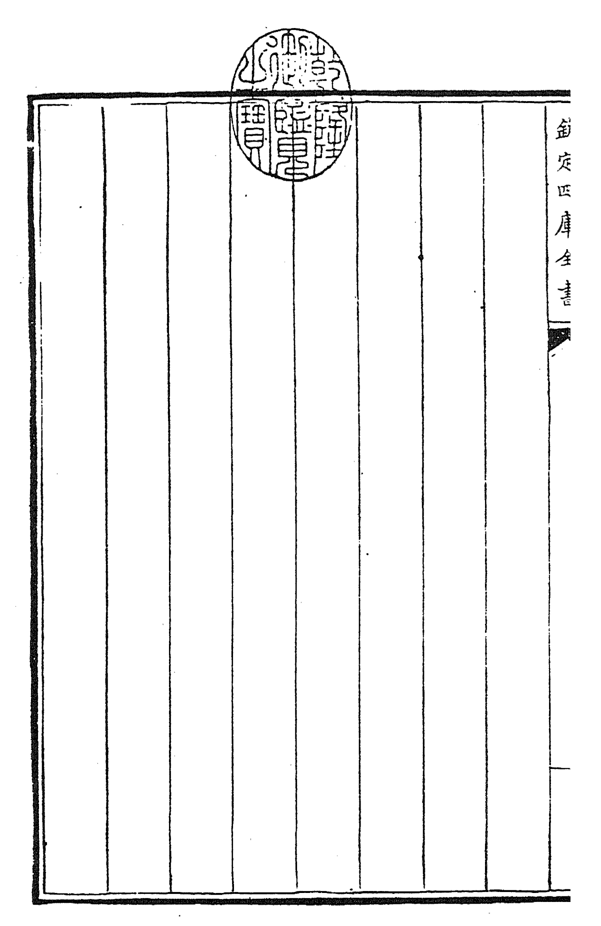
孔子言此亦寧儉寧戚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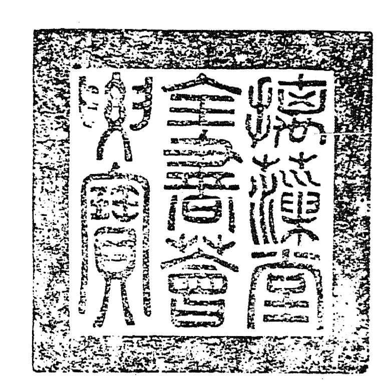
日講禮記解義卷七

謹案卷六第十四頁後二行欲立已子奚齊刊本奚訛夷據左傳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蓋自戰於升陘始也刊本升訛井據集說本改

第十九頁後五行此言兩國之變禮刊本變訛寺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李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六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八

檀弓上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

出祖者

此言反柩之失禮也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塡池鄭注作奠徹謂徹祖奠也多猶勝也曾子弔於負夏時主人既祖柩車南出婦人自堂降階而祖奠設於柩車西矣因榮曾子之來遂徹奠推柩而反還階間於婦人之以柩反而升堂者復降之而後行受弔之禮此蓋示死者將出過賓而反疑亦事死如生之意也從者問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

也且則未成行何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於子游曰禮果若是與子游曰喪有常禮飯含則於西室牖下小斂在户内大斂在東階殯於西階祖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葬於墓以次漸遠故喪事有進前而往無退後而還若之何推柩而反之也曽子聞之乃曰多矣乎勝於我之所說出祖者陸氏佃曰池殯坎也既祖則填之孔叢子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胡氏銓曰池以竹為之喪行之飾填與縣同魚以實之

謂將行也案諸經無以殯肂為池者又飾柩一池在祖奠前胡氏移之既祖後亦非且填亦不可訓為縣也仍依鄭注為是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此言同弔異服之事禮有得失也袒露臂也夫夫上

語辭下指子游弔喪之禮於主人之變服不變服也
有辨乃曾子襲裘子游裼裘皆在未變服之前曾子
但知臨喪去飾因以子游之裼裘為非指而示人曰
夫夫也是宿昔所稱嫻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竟裼裘
而弔也迨主人既小斂變服而袒以麻括髮子游於
是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復入曾子見之爽然自失曰
是我之過矣是我之過矣夫夫之裼裘誠是也案禮
主人未變服弔者服朝服羔裘玄冠緇衣以裼之此

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弔者服朝服以衣襲之加武以經友則加以帶此襲裘帶經是也蓋喪事為凶始死則尚從吉所以曾子子游之弔因之而異張子云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者謂此一段為可疑故盡信乎記者常失之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

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此言除喪與琴之事善其各中於禮也子夏既除喪而見於孔子予之琴以散其哀子夏和之而不調彈之而不終曲起而曰哀未忘也以先王所制之禮有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於孔子予之琴以散其哀子張和之而調彈之而終曲起而曰喪之除也於先王所制之禮不敢不至焉案四制祥之日鼓素琴

示民有終也商也哀有餘而不敢過乎禮師也哀適至而不敢不及乎禮是皆能以禮自制者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此言子游以非禮之服正惠子之失也司寇惠子衛大夫名蘭文子惠子弟名木即彌牟皆靈公孫牡麻經以雄麻為經司寇惠子之喪子游與惠子為友宜著弔服加緦麻帶經而已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是齊衰之服也蓋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重服敢辭子游答曰是禮也文子不覺其譏退而反哭於喪次子游趨而就家臣之位文子又

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重服而又辱臨
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於是文子悟其意退扶適
子虎正喪主之位而言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為之重服而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以承子之
志子游於是趨而就客位從禮之正也案子游重為
之服早為之趨自為非禮而因以正人之非禮與檀
弓問公儀仲子立孫之事同皆所以行權權而不失
其正於禮固不為無補矣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
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
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此言除喪受弔而能中乎禮之變也將軍文子即彌
年主人謂其子簡子瑕也深衣既祥之麻衣練冠未
祥之練冠廟神主所在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將軍
文子之喪既除喪矣而越人來弔遠而後至也維時
主人著深衣首練冠不純吉亦不純凶也待於廟不

復迎賓也不哭而垂涕洟哀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子游觀之而歎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無此禮而為之禮其舉動也中乎節矣案禮雖制於先王而可以義起義所以權乎禮之變變而不失其節者也禮無弔人於除喪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弔者文子之子庶幾其當於義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

學者行之

此言殷周異尚之事學禮者各有所本也禮有殷周之不同幼則稱名冠則稱字五十服官則專稱伯仲既死則稱謚此周道也麻在首曰經經也者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人死則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其上浴尸令浴汁入坎中又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直可著屨及葬而柩出則毀廟門西邊之牆踐行神之壇出於大門如生時爲壇告神而出之事此殷道

也凡若此者學者其行之方氏慤曰生以文為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周道死以質為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殷道

子栁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栁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栁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栁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此言治喪循理之事也子栁子碩兄也具謂器物粥

謂嫁之也布錢也班猶分也子柳之母死子碩請治喪事合用之器物子柳曰無其財何以為用哉子碩曰請鬻庶弟之母子柳曰人孰不孝其母奈何鬻人之母以葬吾母也不可既葬畢子碩又欲以賻錢之餘者具祭享之器子柳曰不可是因親喪以為利也吾聞之君子不家於喪請以喪事之餘分諸兄弟之貧不自立者案喪具稱家有無若鬻人之母以葬其母欲盡乎孝而實非孝也無田禄者不設祭器若以

賻布之餘具之欲盡乎敬而實非敬也如子柳者其知禮矣乎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此言謀事者當以危敗自戒也聞之君子曰謀人之軍師以制勝也故敗則與之俱死謀人之邦邑以圖存也故危則與之俱亡夫惟有死之亡之之心而後能豫善其謀是故任大事者立大節者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

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此言徇已害人之事而得風刺之正也公叔文子名拔蘧伯玉名瑗皆衛大夫公叔文子升於瑕丘之上時伯玉從之遊文子曰樂哉斯丘也今我遊於斯死則欲葬於斯焉蘧伯玉曰吾子而誠樂之則瑗請前行以去子矣蓋不欲與聞其事又不欲直指其非故微言以示諷也案公叔文子固當日所謂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者乃即一事以覩而已見其言

非所言樂非所樂取非所取矣孔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知文子之未聞乎道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此言過哀之宜有節也弁地之人有其母死而泣若孺子聲無節者孔子聞之曰居母之喪固以哀為主矣然哀而過焉抑恐繼之者之難也夫所貴乎禮者前者為其可傳後者為其可繼故哭踊皆有節若無

節則不可傳而繼矣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義與此異者孔氏謂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禮制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此記武叔失禮之事也武叔名州仇遭喪者小斂畢主人於戶内袒括髮乃徹帷奉尸夷於堂蓋為欲奉

尸故袒而括髪是袒括髪當在小斂之後奉尸夷於堂之前也乃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皆出戶矣既出戶乃袒且投其冠而括髪是失哀節也子游以為知禮殆反言以嗤之與案上出戶謂舉尸者下出戶謂武叔也陳氏澔改上戶字為尸非是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此言親臣之有常職也卜當為僕左右左體右體也

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射人掌公卿大夫之位及

王舉動悉隨之遇君有疾必資扶助則卜人之長扶其右射人之長扶其左不幸而君薨仍以是人遷尸以其為平日親近之人不忍變也案游氏桂曰古者宮中之治總以大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常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之人不得與焉所以防微杜漸者如此則夫在寢在朝日於君之左右而為卜人射人之師者平時之不可不慎其選也亦明矣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

同爨緦

此言相為服之事而推乎禮之變也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夫音扶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此二人相為服是禮之所無故君子未之言也或以為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蓋禮之變焉耳棐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以無服所以

為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為服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從曽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張子朱子之言深得禮意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

蓋猶猶爾

此言吉凶之異而君子得行禮之中也縱縱急貌折折止貌騷騷謂太疾鼎鼎謂太舒猶猶則疾舒之中也喪事主哀不尚脩飾欲其急而趨事則縱縱爾吉事主敬不宜率畧欲其緩而合禮則折折爾故喪事雖遽而不至於陵節吉事雖止而不至於怠慢若遽而無序則騷騷爾而近於野若止而不前則鼎鼎爾而類於小人君子則不然不太疾不太舒蓋見其猶

猶爾案游氏桂曰君子處吉凶之際以失禮為懼故疾徐之節常得其中然非素範於禮臨事未有不失之過與不及者容貌儀度夫豈細故哉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此言君子愛親之心也喪具棺衣之屬喪具所以厚終而君子以悉具為恥故一日二日之閒可以猝辦者君子弗豫為也案王制有曰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蓋慮倉猝之變致有送死之憾

耳若一日二日可為之物而無不為是不以久生期

其親非孝子之道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

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此言喪服輕重之義也喪服所以表哀哀有淺深故

服有輕重已子期兄弟之子當降服大功今乃服期

蓋以恩為可親引而進之也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

降服大功今乃無服蓋以義為可嫌推而遠之也姑

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其薄者蓋以其夫為之杖期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程子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伯父叔父父之屬也伯母叔母則母之屬故服與伯父叔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兄弟之子之婦則婦之屬故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只為無屬今之有服亦是

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蓋禮以義起若繼父之同居者甥於從母之夫舅之妻同爨者皆為之服則嫂叔之服小功今雖異古其義一也案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為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為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懐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甞飽也

此言臨喪之哀心不在乎食也有喪者以哀為本故

臨喪必助其哀食於其側未嘗飽也案有喪而執其役不食則廢事飽食則忘哀皆非禮也或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此言旅次聞喪之禮也其徒謂客之旅曾子與客立於門側見客之從者疾趨而出曾子問曰爾今將安之曰聞吾父死將出哭於巷因命之曰爾還哭於爾

所次舍之處其可矣於是曾子自居北面而以賔禮弔之馬寀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賔在門東北面蓋同國之賔則然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因以同國賔禮弔之爾次徒之室不於客之正室客非喪主亦避尊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

曰明器神明之也

此言送死之事當以神明之道求之也之往也謂以物往送死者也味當作沬謂黑光之沬也簨虡懸鐘磬之格橫曰簨直曰虡孔子曰死生亦大矣惟明乎死生之理者而後可與言仁知若往送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不仁而不可為也往送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不知而不可為也故古人送死未嘗不備物而不必其適

於用竹器則編而無縢緣瓦器則粗而無光澤木器則樸而無雕斲琴瑟雖張而不平調竽笙雖備而不和協雖有鐘磬無簨虡以為懸掛其謂之明器者乃先生酌於有知無知之間而以神明之道待之也案死生不異者雖人子不忍忘其親之情而事生事死終不可以無辨惟神而明之斯仁知之理盡矣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

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曽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曽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曽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此明聖人言各有當而非智足知聖者不能知也喪謂失位桓司馬名魋敬叔即南宮縚也有子問於曾子曰汝聞失位去國之禮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失位則欲速貧既亡則欲速朽有子曰貧朽非人所欲是

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乃聞之夫子也有子又曰是固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蓋與子游共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非徒言必有所為而發也曾子因以有子之言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豫為石槨功至三年而猶不成夫子曰若是其費而無益也轉不如速朽之為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一人言之也南宮敬叔既失位去魯比其反也必載寶以朝君夫子曰若

是其賄而求得也轉不如速貧之為愈也喪之欲速貧殆為敬叔一人言之也曾子爰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知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為中都宰為民定制用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而務從其厚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應昭王之聘而適荆蓋曾先以子夏又使冉有相繼而往期於見用以斯知不欲速貧也窾人之生死有分而得喪無常若肆其侈心而至傷

財肆其利心而至害義誠為君子所深嫉然欲其速朽欲其速貧抑又非情理之常有子聞曾子之所聞既以為有為而發復證以中都之荆兩事可謂智足知聖矣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

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此言哭隣國臣之事見禮所由變也陳莊子陳恒之孫名伯問遺也齊大夫陳莊子死赴告於魯君無哭隣國大夫之禮魯人議欲勿哭繆公疑而不決問於縣子縣子對曰古之為大夫者外無私交即束脩之微不越竟而問遺是故死不相赴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若今之大夫既專盟會之事而與國君相交接

雖欲勿哭將安得而勿哭乎且臣聞之哭有二道焉有愛而哭之者義出於不能已也有畏而哭之者勢出於不得已也公曰然然則當何如縣子曰於異姓之赴者而哭其哭諸異姓之廟焉而可於是遂哭諸縣氏以其為禮所由起也案春秋之世政在大夫既君弱而臣強又齊強而魯弱故於陳氏不惟生畏之而死亦畏之其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地蓋周禮之衰而世變為

之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此言送終之器各有因時之制也仲憲孔子弟子原憲名思古謂夏時也仲憲嘗言於曾子曰三代之送葬也制器不同而各有其義夏后氏所用則為明器

蓋示民以死者之無知也殷人所用則為祭器蓋示民以死者之有知也周人則明器祭器兼而用之蓋不以為有知亦不以為無知示民疑也曾子重言以非之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不可用鬼器也祭器適於用人器也因時定制故殷異於夏若謂示民無知而用明器夫古之人胡為而有死其親之心以出於此乎案文質之尚三代不相襲即送葬亦可見也若如憲言則夏用鬼器有致死之不仁殷用人

器有致生之不智二者胥失其義矣曾子深譏示民
無知之說而不及於殷則以不忍死其親者人之同
心其失尤為易曉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
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
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
狄儀之問也
此言同母異父昆弟之服而禮之難得其正也公叔

木即公叔戌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未知所服以問子游子游以喪服無文而疑辭以荅之曰其大功九月乎又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亦以其服問於子夏子夏曰凡服俱有定制子之所問則我未之前聞也若齊衰之服魯人行之久矣狄儀於是乎行齊衰記者因言今之服齊衰蓋自狄儀之問也案家語郲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顔克問於孔子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為之服不

同居繼父且無服况其子乎是聖人固有定論矣魏高堂隆曰聖人制禮外親不過緦殊異内外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而已同母異父之昆弟異族無屬扵禮不當有服即同居亦當從同爨緦之例無緣大功乃重扵外祖父母也張子則曰狄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知母而不知父或以為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合而觀之當以孔子言無服為正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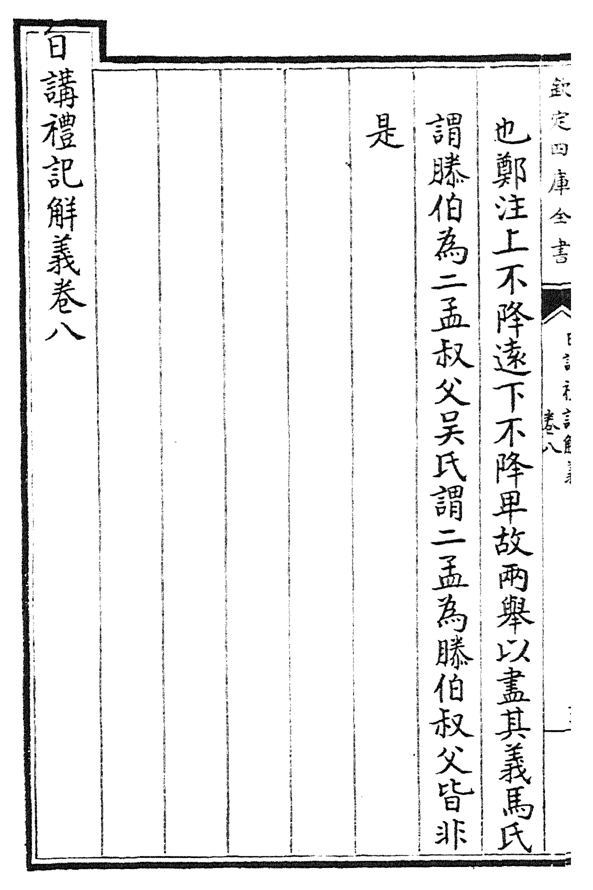
此言為出母嫁之喪行禮之事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衛人柳若謂子思曰喪服禮之大者子乃聖人之後也四方將視子以為法焉子蓋慎於禮而行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制之所得為者禮也力之所能

辨者財也勢之所可行者時也有禮而無財君子弗行也有禮有財而無時君子弗行也吾將何慎哉案儀禮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王氏肅曰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鄭注云嫁母齊衰期蓋誤觧喪服經繼母從字而繆也子思之母嫁於庶氏則不當有服而難以斥言故寬其辭而再言君子弗行也以曉栁若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

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此言古者不降服之事也縣子名瑣縢伯名文古謂殷時縣子瑣曰周之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而殷以上雖貴不降賤惟上下各以其親耳上謂從祖從父之屬下謂從子從孫之屬蓋各隨本服而為之服也嘗考之縢伯文矣為孟虎服齊衰以虎為其叔父也為孟皮服齊衰以已為其叔父也此所謂各以其親者案畧爵而專稱孟虎孟皮明非諸侯大夫尊同者



也鄭注上不降遠下不降卑故兩舉以盡其義馬氏謂滕伯為二孟叔父吳氏謂二孟為滕伯叔父皆非是

日講禮記解義卷八